

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紀實文學

# 兩性的災難

性病，在中國出示黃牌警告！



## 两性的灾难

——性病向中国出示黄牌警告

康 健等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（77）·1·1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1/8 字数192,000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

---

ISBN7-5306-0347-7 I·282

定价：3.4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性病这个魔鬼扑向中国 ..... | 康 健 ( 1 )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东方奇迹 .....         | ( 1 )  |
| 二、二十多年后 .....        | ( 3 )  |
| 三、性病不光彩的诱因——淫乱 ..... | ( 15 ) |
| 四、千奇百怪的淫乱诱因 .....    | ( 21 ) |
| 五、五花八门的淫乱温床 .....    | ( 31 ) |
| 六、噬命的性病 .....        | ( 37 ) |
| 七、东方还会出现奇迹吗 .....    | ( 40 ) |

## 中国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

|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..... | 谭合成 ( 49 )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性、“STD”警报! ..... | 刘朱婴 (101)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一个久远而又新鲜的话题 .....  | (102) |
| 二、肉的扭曲与灵的变态 .....    | (105) |
| 三、“STD”社会心态透视 .....  | (119) |
| 四、风流病——贻害无穷 .....    | (126) |
| 五、“SOS”：专家们的疾呼 ..... | (130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一个清纯少女的毁灭 ..... | 肖 晓 (132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录像 ..... | (132)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、令人忧虑的青春期····· | (134) |
| 三、幼稚的决定·····    | (136) |
| 四、破灭的发财梦·····   | (139) |
| 五、分析：责任在谁·····  | (142) |
| 六、闪回的镜头·····    | (146) |
| 七、受骗·····       | (147) |
| 八、滚包西装·····     | (152) |
| 九、堕落·····       | (154) |
| 十、最后的毁灭·····    | (158) |
| 十一、采访札记·····    | (163) |
| 十二、为了金钱·····    | (165) |
| 十三、错上加错的选择····· | (175) |
| 十四、可怜天下父母心····· | (181) |
| 十五、偷渡澳门·····    | (184) |
| 十六、走向深渊·····    | (187) |
| 十七、悬崖勒马·····    | (196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患麻疯病的“交际花”····· | 于 文 (201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## 附录: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谁最先发现艾滋病·····  | (257) |
| 异性爱与艾滋病·····   | (269) |
| 艾滋病笼罩着旧金山····· | (273) |
| 美国妇女和艾滋病·····  | (277) |
| 艾滋病的风波在日本····· | (281) |
| 性病常识及简易防治····· | (284) |

# 性病这个魔鬼扑向中国

康 健

“打开窗户，暴露了黑暗的同时，也进入了阳光和新鲜的空气。”

——摘自一位性病防治专家日记

## 一、东方奇迹

一九四九年。隆冬。

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迎着凛冽的寒风，迈出了稚嫩而坚定的第一步。

北京。中南海。紫光阁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，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。开国大典之后，会议接着会议，一个比一个紧迫，周总理更是日理万机，人益发消瘦了。他坐在一张宽大的紫檀木会议桌前，浓黑的剑眉紧锁，聚精会神地看完面前一沓材料。大厅里，已经坐满前来开会的人们，正在焦灼地窃窃私语。穿着宽大灰制服的小鬼把炭火生得很旺，室内暖乎乎的。

周总理似乎觉得有一点热，将上衣的领口解开来，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敲打着面前的《全国性病调查》材料，坚

定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要迅速而彻底地消灭性病，医治旧中国给人民共和国留下的沉痾。”

会后，全国组织了一次“特别行动”，从城市到乡镇，短短的几天之内，封闭了大大小小的妓院。妓女们从黑暗龌龊的青楼里走出来，被一辆辆“嘎斯”车拉到指定治疗区，接受强制免费治疗。烟瘾发了，她们又哭又闹；没有男人，她们跳着脚骂娘。生下来就失去自由的她们，一旦获得了自由，竟觉得痛苦不堪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流血的伤口愈合了，扭曲的人性矫正了，变态的心灵复苏了。她们欢天喜地地接受就业培训，欢天喜地地踏上工作岗位，欢天喜地地结婚成家，欢天喜地地走向新的真正的人的生活……

随着妓女——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绝迹，性病的主要传染源被一刀切断。人民共和国又从瘪瘪的钱包里，拨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性病防治专款，同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如同木梳梳头一般对性病患者逐个普查、登记、免费治疗……。神州大地飞翔着一队队白衣天使，驱逐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阴暗与腐朽。

十年。短短的十年时间，长期困扰着东方巨人的性病大疮，被治愈了。

人民共和国一身轻松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璀璨的未来。

一九六四年。北京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，北京医学院院长，北京皮肤病研究所所长胡传揆教授，面对中外记

者令人眼花缭乱的镁光灯，微笑着很有风度地点点头，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重宣布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性病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，基本消灭了。霎时，掌声四起。

翌日，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和电台，纷纷抢发这一新闻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称：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，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，彻底消灭性病，实属东方的奇迹……

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剑眉舒展开来，轻松地笑了。

晚间，他设家宴请胡传揆教授。春风轻拂，华灯初上，他们谈了许久，许久……

## 二、二十多年后

一个再也无法保密的事实：性病死灰复燃，艾滋病已经登陆。

二十多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动乱中走向成熟，步入一个喧哗与骚动的中年。

当科技人员坐在宽大的控制室里，拨弄着亿万次电子计算机，指挥着遥遥几天的宇宙飞船的时候；当中国以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的胆略和气魄，敞开国门义无反顾地投身“第三次浪潮”的时候；当飞机起落在农家的停机坪，泥腿子聘用大学生做私人秘书的时候；当小脚老婆颠着“镰刀脚”活跃在商品市场，并用“OK”“YES”向外

国人兜售老虎头鞋的时候……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，梅毒螺旋体和淋病双球菌复活了。犹如被囚入胆瓶偶尔获释的魔鬼一样，性病带着死亡的嘶嘶啸叫，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盘旋、肆虐。

敏感的东南亚各国新闻机构，早已对此作过事实上是客观的报道。

然而，我国仍在对社会保密。当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〔36〕号红头文件取消对性病情况的保密时，性病患者在中国已有近三万人，而且每天、每月、每年都在迅疾地增加着。

就在我到性病防治机构采访时，一些人仍谆谆叮嘱我：注意保密，注意……

顾名思义，性病，是指通过不正常的性行为而感染的疾病。唐太宗李世民圣谕在广州设立海关贸易机构时，只是想到金银珠宝，绝不会想到水手们会把性病带到中国。然而，征服太平洋的水手们，确实被小小的梅毒螺旋体打垮了。

从此，中国有了性病。时光流逝，到了蒋家王朝，国民党对妓女、暗娼明禁暗放，征收“花捐”，为性病的孳生提供了理想的温床。性病痛痛快快地泛滥着，东亚睡狮在“大烟枪”和“性病”的夹攻下，病魔缠身，奄奄一息。性病患者随处可见，或烂掉鼻子，或双目失明，或失去生育能力，或放了“冲天炮”——烂掉头盖骨而死亡。

据一九五〇年我国卫生部门调查：北京市，对 1303

名妓女检查，发现 1257 名患性病，患病率达 95%，其中梅毒病人竟占 1107 人。上海市，对 5672 名妓女检查，患性病率占 89.3%。武汉市，对 1542 名妓女检查，患性病率占 92.3%。河南省开封市，对 2012 名妓女检查，患性病的 1354 人，患病率占 75.35%，其中梅毒患者占 52.9%，淋病患者占 41%。

农村的性病调查情况，也令人吃惊。

安徽大别山区：梅毒患病率 3.8%

河南新乡地区：梅毒患病率 5%

江苏沛县地区：梅毒患病率 3.9%

江西宁都地区：梅毒患病率 3.2%

在较早的《病理学》上记载着：梅毒、淋病、软下疳，以及第四性病统称为性病。一九七六年世界卫生组织扩大了性病范围，把其它一切常常从性接触中得来的疾病，像腹股沟肉芽肿、生殖器疱疹、尖锐湿疣、传染性软疣等也列入性病的范围，总称为现代性行为感染。近几年，又发现了艾滋病。

郑州。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天。小 A 和小 B 决定今天不出摊了，准备结伴到医院看病。尽管她们的服装摊儿摆在郑州市百货大楼的“黄金地段”，每天就有三、四百元的收入，但她们还是咬咬牙决定少出一天摊儿，也要到医院去看病。这姐儿俩是这片“马路天使”中的公主，模样一个比一个漂亮，巧嘴一个赛一个甜。只要她们朝马路上打一个眼风，就会立刻让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跌下来。

生意格外的红火，这让周围几位粗腰大臀的“孙二娘”们，又嫉妒又眼红。约摸一个月前，小 A 的丈夫从深圳跑采购回到了家里，带回了不少“港货”，也带回了一脑袋“洋思想”。新婚莫如久别，夜里枕席之间的亲热劲自不必说，丈夫不无炫耀地说：“嘿，他妈的，深圳，比咱先进几百年。啧啧，小妞也他妈的水灵，够味……”十几天后，丈夫又急如星火地下深圳采购去了。没几天她觉得身体有异，下身奇痒，紧接着长出针头大乳头状小疣，红红的。她就用盐水胡乱洗了洗。可是，不几天，淡红的小疣长成米粒大小，而且皮肤滚烫，奇痒难熬，夜里在床上直翻腾。她害怕了，去找和自己一块摆摊的妹妹小 B。妹妹小 B 这几天也病了，好看的脸蛋上挂着霜。俩人往深处一搭话，都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俩人的症状相同。姐姐小 A 心中狐疑：妹妹还没结婚，怎么会得了这病呢？她没吭声。

二人略施粉黛，穿戴一番，双双跨上“锰钢 26”女车，径直来到河南省防疫站皮肤科门诊部的大楼前。车子放在大楼北边的草坪旁，姐妹俩又犹豫起来。二人转回头沿着宽宽的大道走去，到省人民医院门口，姐姐脸上发烫，说：“咱们回去吧？”妹妹满不在乎地甩了一下大波浪，说：“进去就进去，有啥了不起！”

应诊的是个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医生，“牌亮”，笑得也好看。妹妹附在姐姐的耳朵旁，说：“姐，不能让这熊玩意几占了咱们的便宜，换个女的看。”姐姐向年轻医生说了这

个意思。男医生笑了笑，站起来走了。从里间走出来一位女医生，先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，说：“请到室内检查一下。”检查室拉着乳白色的窗帘儿，暖气很足，米苏味很呛人。当女医生戴着橡胶手套检查后，却有些茫然了：这是什么病呢？湿疹？不象。大概是什么感染吧？……她实在拿不准，脑子里极力回想在医学院所学的病理学，仍是找不到一点影子。她只好跑上三楼，请皮肤科主任医师亲自出马。主任穿上白大褂，拎着花镜来到检查室。姐儿俩一见进来的是个矮小老头，恼得很不能把女医生吞下肚去。

当主任看到她们的外阴四周长满大小暗红色刺痒状的赘生物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：难道绝迹近三十年的性病死灰复燃了吗？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重新检查，确定是典型的梅毒，纯粹是性行为感染症。主任的心里顿时沉重起来。还是在他就读于西安医科大学的时候，曾参加过全国性病防治，见到过这种疾病。二十多年了，今天又出现在眼前，他感到陌生、愕然。握笔的手格外的沉重，一时竟不知开多少万单位的青霉素了。想了好一会儿。才写下“青霉素 48 万肌肉注射”的处方。当姐儿俩拿着处方要离去的时候，主任关切地说：“请你们二位一定再来复查一次。”姐姐低下头“嗯”了一声，妹妹则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心里骂道：“老东西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，还没看够啊？拜拜吧！”

望着她们远去的身影，主任陷入了沉思。

广州。五月的羊城，阳光明媚，繁花似锦。广州中山

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皮肤科钟教授一早就上班了，先在楼前的喷水池旁练了一会儿“鹤翔桩”，就走进门诊室翻看一篇关于外国艾滋病泛滥的材料。一会儿，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分来的年轻医生小郭，也上班来了。见到钟教授，小郭说：“这几天我老见一个年轻人在门外晃悠，象有什么事似的，就是不进来。真奇怪。”钟教授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可能他有什么难言的事情，今天他若再来，就热情一些，问问他。”

约摸十点左右，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犹犹豫豫地推门进来。小郭用眼神示意钟教授，意思说：“这就是我刚才向你讲的那一位。”小伙子长得很靓，脸色苍白，略有些拘谨，神情显得有一点慌乱。钟教授忙站起来，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小伙子，请坐下，来看病吗？”等小伙子坐下后，他又问：“觉得哪儿不舒服？尽管告诉我。”小伙子的脸泛起一阵红晕，嗫嚅地告诉钟教授，他要求诊治外生殖器的皮肤病。他说：“龟头上起了一小片溃疡，已经几天了，就是不痛不痒，老流水，奇怪得很。”钟教授为病人作了详细的检查，发现病人龟头处有一大小约1厘米左右的浅表溃疡，圆圆的，边缘很整齐，创面也较洁净，同时，有少许渗液。钟教授戴着手套触摸溃疡面，感觉到有软骨样硬度，但病人却没有压痛感。钟教授愕然了：这是绝迹几十年的性病啊！他问身边的郭医生：“小郭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皮肤病？”小郭茫然地摇摇头。钟教授告诉他：“这是典型的一期梅毒疹——硬下疳。第一期梅毒主要侵犯皮肤淋巴腺，临

床上主要症状表现为无痛性的表浅性溃疡，也称硬下疳，以及附近的无痛性淋巴腺肿大。通常硬下疳发生在感染后的三周左右，就象这位病人一样。男性患者多在冠状沟、龟头、包皮；女性患者多在大阴唇、小阴唇等部位，不经治疗，5~7周症状可自行消退，梅毒螺旋体会暂时潜伏下来。”小郭听着，用心地回忆着所学过的病理学，梅毒这个名词始终是陌生的。钟教授感慨地说：“也难怪呀，自从宣布性病在中国基本消灭后，我国医学院的教材里，已把梅毒这一部分删去了。”

在给病人开处方的当儿，钟教授问起年轻人的病史。开始，年轻人不肯说，忸怩了半天，才悄声告诉钟教授：二十多天前，他下班路过“的士高”舞厅，一时技痒难熬，便走了进去。里边的靓哥靓妹滚成了蛋，舞也跳得狂，摇滚乐敲击得人疯了一般。开始他一个人跳“水兵舞”，赢得满堂彩。后来一位靓妹子偎上来要和他跳“贴面”。贴！紧紧地搂做一团，跳得昏天黑地。最后灯一黑，他就和靓妹在一张椅子上“那个”了。十分钟后，灯又亮了，凡跳舞的人每人必须交二十元的“特殊娱乐费”。

年轻人痛苦不堪地说：“就那么一次，一次啊！谁知就……唉，该我倒霉哟。”

武汉。黄鹤楼头，登临送目，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古老的武汉三镇显得生机盎然。在洪山区的一个居民区里的普通人家，房门紧闭，淡绿色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从门缝里挤出一阵抽泣。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

姑娘，在屋子里摸索着寻找火柴，屋角的拖把上已经泼上了煤油。她要纵火，要让烈火烧死自己。这时从她的脸上已经辨认不出她的真实年龄了，牙齿几乎掉光，头发也脱落得稀稀疏疏，鼻子也快烂掉了。只有从雪白墙壁上挂着的那帧大幅彩色倩影上，还可看出她昔日迷人的丰采。圆圆的苹果似的脸蛋，镶嵌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眸子，眉浓黑而修长，微微含笑如同两只弯弯的月牙儿。小巧的嘴巴丰盈而圆润，生气似的微微上翘，更显得万种风情。难怪宾馆里的姐儿们公推她为公主了。她曾为自己的天生丽质而自豪、陶醉，平日更加刻意地打扮修饰自己。她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梦想和憧憬，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向她射来丘比特的神箭，建立起一个充满诗意和温馨的家庭。然而，这个梦却逝去得无影无踪了。就在那天和那个高鼻梁、蓝眼珠的老外“友好往来”以后，她惊恐地发现自己身上得了某种可怕的疾病，开始是外阴部有小小溃疡，渗出少许液体，不痛不痒的，后来身上开始发热，腿窝间有了蚕豆般大小的肿块，隐隐作疼。同时，在胸部、腹部对称长出小豆似的红色疹子。她怕极了，又不好意思去医院看，就到处翻看些乱七八糟的杂志，想找些偏方。后来，她到私人诊所开了药水，胡乱涂抹了一下。可是并不见效，病越拖越严重了，最后只好请长假在家休息。她不知这是什么病，别人也说不清这是什么病。当第三期梅毒症状十分明显时，她才在家人的陪护下，到医院就诊。可是，去了几家医院不是没设皮肤科，就是设了皮肤科而年轻的医生不知这是

什么病。最后，在省人民医院皮肤科，一位谢了顶的老医生才告诉她，这病是三期梅毒，是由于不洁性交造成的。家里陪同来的人，一听大为发火，拉着老头要揍一顿，说：“胡说八道，我女儿还没结婚呐！”

她大哭，拉着家人的手离开了医院。

火柴终于被她摸到了，“哧”，死亡的火焰烧起来，她看不见，但感觉到了。她哈哈大笑，象鬼一样歇斯底里地笑着，纵身跳入熊熊大火之中。一霎间，她想起还是自己戴着红领巾的年龄，听老师讲过凤凰跳入烈火中涅槃的神话，她希望自己也在烈火中重生。

但是，她却又一次被人救了出来，送进了医院烧伤科。她狼一样嚎叫：“你们让我死！让我死呀！”

与此同时，全国上百家青年杂志、家庭生活杂志、妇女生活、科学与知识等杂志社，不约而同地收到一封封令编辑们瞠目的求医信。现摘登其中一封如下：

编辑同志：我是一个不幸的男青年，从去年夏天开始，我的龟头上开始长了一些红色斑点，有时连包皮也红肿起来，用手挤压龟头时，就会流出乳黄色的汁液来，到现在，龟头顶端已呈暗黄色，像要溃烂一般，其痛苦难以言表。希望你们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病？该怎样去治疗？

北京 左××

——摘自《家庭生活指南》1988、2、15

天知道这是什么病？编辑们只好请医学院的皮肤科教授们作答。回答十分简单：

左××同志：

根据你的述说，我们判断你可能是患了梅毒一期。希望你不要讳疾忌医，尽快到当地医院皮肤科治疗。

近几年，你常会发现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，广告牌上、墙壁上、厕所里，到处都象万国旗一样张贴着一张张内容类似的告示：祖传性病专科，包治房事阳痿、性病大疮，清宫秘方，三剂治愈。那些凭着一张钢牙铁嘴、三寸不烂之舌跑江湖的郎中们，也闻风而动，成了专治性病的行家里手。笔者曾在广州、福州、南京、上海……一些南方大城市，看到不少靠治性病而在一年内成为万元户的江湖郎中，向他们请教是什么性病。他们信口胡诌道：“不就是男女间的那个事吗？好治，有青霉素就行，猛打；阳痿更好治，阳药一剂保三天。”虎狼医生竟能由治性病而发家致富，令人啼笑皆非。由此可对性病的蔓延略见一斑。

性病在中国蔓延！广州告急、福州告急、上海告急、哈尔滨告急、青岛告急……先是沿海开放地区性病患者骤增，接着内地各省市也纷纷告急。

任何美妙的神话，也无法代替严峻的事实了。

据卫生部统计，性病患者 1983 年全国发现 1000 多例，1986 年发现 5000 多例，上升了 5 倍。1987 年元旦至 3 月份，短短的几个月时间，全国性病患者猛增到 50000 多人。卫生部有关权威人士透露，50000 人这个数字太保守，据估计仅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目前我国性病患者起码在 250000 人以上。近年来，全国各地发现性病患者的黑色箭头，飞快地上升。广西壮族自治区 1984 年发现性病患者 337 例，到 1987 年已经上升到 8304 人。广东省 1985 年性病患者 1001 人，1986 年 3915 人，1987 年一下子翻了三番，上升为 10860 人。专家们认为，广东实际患性病人数比统计的数字至少高出五倍，即是 54300 人。黑龙江省 1985 年发现性病 164 例，1986 年上升了七倍；河南省 1984 年至 1986 年对部分市地 4178 名流氓犯罪人员调查中，发现 478 例性病患者。仅郑州市 1987 年元旦至十月份对 183 名卖淫、嫖娼者检查，发现性病 81 例，发病率近 50%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大多数患者由于没有及时治疗，通过多种途径，已经把性病传染到下一代。今年元月至 5 月份，仅沈阳市发现的 300 多名性病患者中，10 周岁以下的儿童竟有 19 人，其中有 4 名新生儿，最小的孩子才出生七天！

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：被称为“鼠疫”的艾滋病已袭击全世界 131 个国家，发病达 85700 例。据预测，到 1991 年，艾滋病患者将增至 100 万例；病毒感染者将增